

吸血蛾

上



吸血蛾

古 龙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三月。

烟雨江南。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双燕飞过了墙头，常护花的人犹在院中。

雨粉已披湿他的衣衫，他却似并无感觉，一脸的落寞。

他的目光亦同样的落寞，既没有低顾周围的落花，也没有追随双飞的燕子，就落在手中的信箋之上。

素白的纸，苍黑的字。

每一个字几乎都是歪曲而断续，就像是写这封信的人当时正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之中，连笔杆都无法握稳。

这可能就是事实。因为这是一封求救的书信！

——吸血蛾日夜窥伺左右，命危在旦夕！

入眼惊心，常护花的胆子虽然一向都很大，读到这两句，亦不免一惊。

“吸血蛾？什么是吸血蛾？”

他一再沉吟，一脸的落寞转变为一脸的疑惑，匆匆将信读完，终于举起脚步。

他的脚步轻盈如落花。

花径的前面，一座小小的亭子。

两个花一样娇美，花一样纤弱的女孩子对坐在亭中。

她们的语声婉转如春莺，笑脸却亦如春花一样。

就连她们的名字，也是春花的一种。

小桃一身的衣裳桃红，脸色却稍嫌苍白，小杏的一身衣裳虽然杏白，面色反而比小桃更像桃花。

她们本来是称霸长江的女贼——“横江一窝女王蜂”之中的两只恶蜂，现在却温柔如蝴蝶，留在万花庄，侍候常护花左右。

这非独因为常护花救过她们的性命，还因为常护花是她们心目中的英雄，贼中之君子！

她们自称是万花庄的花奴，常护花的女侍。常护花始终将她们看做朋友。

也只是朋友。这是她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

她们却仍然快乐。只要能够留在万花庄，她们就已经开心。

万花庄四季花开，常护花亦是终年一脸笑容。

她们喜欢花，更喜欢常护花那一脸既亲切，又迷人的笑容。

常护花也很少有不笑的时候。

所以现在看见常护花脸无笑容的走过来，她们不由都吓了一跳。

她们立时就想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已经发生！

笑语声刹那停下，小杏、小桃不约而同站起了身子。

常护花两步跨入，一扬手中的信笺，忽问道：“这封信是什么人拿来的？”

小桃道：“一个家丁装束的中年汉子，自称是崔义，来自聚宝斋。”

常护花方待再问什么，一旁小杏已抢着问道：“这到底是谁的信？”

常护花缓缓的道：“聚宝斋的主人崔北海。”

小杏道：“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常护花一声轻叹，道：“以前是。”

小杏追问道：“现在呢？”

常护花答应道：“不是了。”

小杏没有再问下去，她知道常护花是怎样的一个人，崔北海如果不是太令他厌恶，太对他不起，他绝不会将这个朋友不当做朋友。

小桃一旁却接上口，道：“他这次写信给你有什么事？”

常护花道：“要我去救他。”

小桃道：“是要还是请？”

常护花道：“要！”

小桃道：“莫非这个崔北海还未知道你已不将他当做朋友？”

常护花道：“岂会不知道？”

小桃奇怪道：“如此怎么他还送来这封信？”

常护花道：“因为还是朋友的时候，他曾经救过我一次，那一次虽然没有他的帮忙我亦未必死得了，毕竟也已接受了他的帮助，领了他的情。”

他一顿，道：“他知道我绝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小桃道：“他这是挟恩求报。”

常护花道：“据我所知他并不是这种人，也许这一次，事情实在太恐怖，太突然，他方寸大乱，自己又实在无法应付，不得已才找到我。”

小桃道：“他到底惹上什么麻烦？”

常护花目光又落在手中的信笺之上，道：“你们可曾听说有一种叫做吸血蛾的东西？”

“吸血蛾？”

小桃偏着头，想了想，转顾小杏。小杏正瞪大了眼睛望着她。

常护花看在眼内道：“你们都没有印象？”

小桃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常护花道：“我也不清楚。”

他想想又道：“从字面看来，那该是一种嗜血的蛾。”

小桃忽然抬起头，盯着亭上的一条雕梁。

一只蝴蝶正停在那条雕梁之上。

七彩缤纷的蝴蝶，虽不在日光之下，花丛之中，仍觉得美丽非常。

小桃其实是盯着那只蝴蝶，道：“依我看蛾就像是蝴蝶……”

常护花截口道：“外形看来是有些相似，很多地方其实都两样，蝴蝶是昼出夜伏，蛾则是昼伏夜出，蝴蝶静止之时双翅直立于背后，蛾则分翼左右。”

他非独对花卉甚有研究，对昆虫也是一样。

小桃道：“最低限度，有一点完全相若。”

小杏一旁忍不住问：“哪一点？”

小桃道：“它们都不喜欢血，更不会吸血。”

常护花道：“所以事情觉得奇怪。”

小杏、小桃怔住在那里。

常护花迎风展开信笺，道：“崔北海之所以给我这封信，就是因为吸血蛾日夜窥伺左右，命危在旦夕。”

小杏、小桃又是一怔。

小桃脱口道：“真的有这种事情。”

常护花道：“从这封信看来就是真的了。”

小杏插口道：“这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外号。”

常护花道：“不是。”

小桃又问道：“怎么那种吸血蛾竟然会找上他？”

常护花忽然打了一个寒噤，就是连语声也变得古怪起来，道：“因为他的妻子是一只吸血蛾的化身，是一个蛾精！”

小杏、小桃反而笑了起来。

小桃笑着道：“你也相信世间有所谓妖魔鬼怪？”

常护花道：“我这样说只因为信上是这样写。”

他才将信笺递出，小杏、小桃已一齐接在手中。

她们很快就将信看完，脸上的笑容却全都不见了。

小桃青着脸，道：“这个崔北海的脑袋有没有问题？”

常护花道：“三年前没有，现在就知道了。”

小桃说道：“你已经三年没有见过他了？”

常护花仰脸望天，微喟道：“整整三年了。”

小桃问道：“三年前，他娶了妻子没有？”

常护花摇头。

小桃道：“这是说你还没有见过他的妻子？”

常护花颌首道：“还没有，不过很快就可以见到的了。”

小桃吃惊道：“你决定要去？”

常护花道：“非去不可。”

小桃嗫嚅道：“你不怕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蛾精。”

常护花道：“现在不怕。”

小桃道：“哦？”

常护花道：“因为现在我连一只吸血蛾都没有遇上。”

小杏一旁忽又插口道：“走一趟也好，反正我们已很久没有外出。”

常护花笑笑，道：“这一次我只是一个人前往。”

小杏“嘎”一声，沉默了下去。

小桃也变得没精打采。

她们都知道，常护花决定了的事情，绝对没有人能够要他改变。

常护花笑接道：“私人的恩怨，我实在不想你们插手。”

小杏、小桃都没有作声。

常护花问道：“送信的崔义走了没有？”

小桃道：“我叫他在偏厅等候你的答复。”

人仍在偏厅。崔义居然认得常护花，一见他进来赶紧就站起身子。

常护花瞪着他，道：“果然是你。”

崔义作揖道：“常爷还记得小人？”

常护花道：“你追随崔北海出入好像不少年的了。”

崔义道：“小人世代都是侍候崔家的主人。”

常护花“哦”了一声，转问道：“你离开之时，家中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

崔义结结巴巴道：“主人一连好几天被吸血蛾惊扰……”
真的有吸血蛾这种蛾存在！

常护花不觉一怔，追问道：“你也见过那种吸血蛾？”

崔义摇头道：“我没有。”

常护花道：“其他的人呢？”

崔义道：“据我所知也没有。”

常护花道：“见过的莫非就只是他一个人？”

崔义苦笑道：“这方面，我也不大清楚。”

常护花转脸又问道：“崔北海将信交给你之时还说过什么？”

崔义道：“只吩咐我尽快将信送到万花庄。”

他也就确已尽快。

信三月初七送出，今天才三月十三。

由聚宝斋到万花庄，并不只六日的路程。

常护花想想又道：“当时你看他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崔义道：“主人当时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双手不住的颤抖。”

常护花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再问也不会问出什么。

他霍地回头振吭吩咐道：“备马！”

侍候在门外的一个老苍头应声方待退下，院外忽然传来一声马嘶。

小桃、小杏竟然已替他准备好了马匹。

常护花一笑举步，崔义紧紧的跟在后面。

雪白的披肩，黄金吞口，紫色皮鞘的宝剑。

小桃替常护花系上了宝剑，小杏亦替他扣好了披肩。常护花含笑登马。

院中花如海，门外亦是花蔽天。烟雨溟濛，落英缤纷。

一声轻叱，常护花策骑奔入了烟雨落英之中。紫骝嚼勒金衔响，冲破飞花一道红。

三月初二，夜二更，一钩淡月天如水。

崔北海就像是这水中的游鱼，心情舒畅极了。

只值三百两黄金的几件珠宝竟然卖出了五百两黄金，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他送走了客人，怀着五百两黄金的票子，踏着轻快的脚步，穿过了回廊，走过了花径，回到后院的书斋。

这个书斋是他读书的地方，亦是他收藏财富的地方。

书斋的一面墙壁之上，有一道暗门，门后有一道石级，直通一个地下室。

由暗门到地下室，一共有七重机关埋伏，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平安通过这七重机关埋伏。

他有这信心，因为这七重机关埋伏都是他亲自设计，他亲自监造。

他本是一代巧匠“玄机子”的关门弟子，深得玄机子机关装置的真传，这七重机关埋伏更是他的精心杰作。

他确信它们的可靠，深知它们的威力。

暗门的开关装置在壁上排着的一幅古画之后。

唐伯虎的古画，他只是随随便便的排着，因为他珍藏的珍宝，比起这幅画何止贵重千倍。

现在他正站在这幅古画之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之下，壁上画上留下了他高大的影子。

他将画掀起，影子便仿如当头撕开。

这种情形他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是这一次，他突然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就在这刹那，他的影子突然消失！消失在一个奇怪而巨大的影子之中。

绝不是他的影子突然变得巨大而奇怪，是一样东西，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夺去了那原来落在他身上的灯光。

是一样东西，绝对不是人！

无论怎样看，那都不像是一个人影，完全不像，倒像是一只蝴蝶的影子。

静止的影子，动也不动，这个影子出现的未免太突然！

崔北海一怔，半身猛一矮，一矮之后才疾过去。

那一个影子立时盖住了他的脸，他亦几乎是同时看真了那一样东西。

并不是一只蝴蝶，那是一只蛾！一只晶莹如碧玉的青蛾，正附在书案上那盏灯的纱罩上。

灯光中，那只蛾通体闪耀着妖异的幽光！幽光中一只血红的眼睛。

并不是眼睛！那只是一只眼状的血红纹，左右分布在青蛾的第二对翅上！

眼状的血红鳞纹周围，亦是血红的纤细鳞纹，仿佛布满了血丝。

血丝弯弯曲曲的由下向上伸展，凝聚在那双“眼”的上方，就像是一双眼眉，方圆的蛾肚更像是一个鼻子。

骤看来，那简直就像是一张脸，没有脸的面，鬼脸！

人，大概还不会有一张那么恐怖的脸庞。

这张脸之上，便是这只蛾的第一对翅，上面也有那种血红的鳞纹，稀少而淡薄，它的第一对翅，就像是一顶奇怪的碧玉冠。

碧玉冠的中央当然就是蛾首的所在。

蛾首的左右各有一条羽状的触角，还有一双球形的东西，这才是它的眼睛。

这双眼睛，竟与它翅上那双眼睛完全一样颜色，红得就像是鲜血，而且还在闪光。

血光！这双闪烁着血光的眼睛仿佛在瞪着崔北海！

崔北海有这种感觉。这刹那之间，他突然由心生出了一种恐惧。

一种前未所有的恐惧！

他很想将目光移开，可是一刹那，他突然发觉自己的眼睛已经麻木，整个身子仿佛都开始麻木。

那一双血红的蛾眼，似乎蕴藏着一种奇大的魔方，吸住了崔北海的眼睛！

就连崔北海的魂魄，也好像被吸住了。

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魂魄正渐渐离开自己的躯壳。

也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那只蛾的口。

血红的蛾口，当中吐出了一支血红的吸管，针一样灯光中，闪光！

一股森冷的寒气几乎同时从崔北海的脚底升起，亦尖针一样，迅速的刺入了他的心！

他心头一凛，神智一清，整个身子立时如同浸在冰水之中，魂魄亦像是同时飞回。

他的眼瞳同时露出了恐惧之色，就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脱口突然一声惊呼——“吸血蛾！”这完全不像他的声音。

吸血蛾三字出口，他脸上的肌肉亦已扭曲，那同样不像他的脸庞。

他仿佛变了另外一个人！

哧一声异响，那盏灯的纱罩上同时出现了一个小孔，青蛾那一支血红的吸管正插在洞中。

这支吸管显然非独外形如同尖针，实质亦如同尖针一样锐利。

好像这样的一支管自然亦已不难刺入人的肌肤。

瞪着那被刺的灯罩，崔北海只觉得自己的肌肤亦已被刺破，体内的鲜血正迅速的被抽出体外！

他的手冰冷，冰冷双手早已一齐按在腰带之上。

那并非一条普通腰带，腰带之内藏着他成名江湖的“七星绝命剑”！

——三尺长的软剑，剑上嵌着七颗星状的暗器，一剑刺出，内方劲透剑身之时，那七颗星状的暗器便飞脱疾击，出其不意的取人性命！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在他那一剑“七星绝命”之下保住性命！

“七星夺魄，一剑绝命”！对人是这样，对蛾又如何？

吸管已缩回，针一样大小的一点特别明亮的光芒照在蛾首之上。

静寂的书斋中突然响起了“霎霎”的异声。

蛾翅已开始抖动，崔北海一颗心却开始收缩，“霎霎”之声更响亮！

拳大的一只青蛾突然变得拳一样宽阔，“霎霎”声中越来越大！

灯罩逐渐被青蛾掩盖！

崔北海瞳孔亦暴缩，汗流披面！

“沙”一声，蛾霍地离灯飞起，恶鬼一样扑向崔北海！

蛾首的一双眼，蛾翅的一双眼状花纹，就像在血火中燃烧，血在火中闪动！

吸管又吐出，剑一样刺出！

吸血蛾！崔北海撕心裂肺一声怪叫，七星绝命剑终于出手！

闪电一样的剑光，寒星一样的冷芒，一剑七星，同时飞击！

七星夺魄，一剑绝命！

夺夺夺夺的七声异响，七颗星形的暗器疾钉在桌面之上！

纱罩剑光中一替为二，嗤一声高飞！

灯中的火蕊亦同时在剑光中两断，飞入了半空！

整个书斋骤然暗下来！那盏灯的火蕊，就像是鬼火般半空飞舞！

蛾呢？那刹那之间，魔鬼般幻变扑声的那只吸血蛾突然变得通透，只剩下一个闪亮的发光的轮廓，剑一到，就连那个轮廓都消失了。

魔鬼般消失！崔北海张目四顾，汗流披面！

他的剑忽又伸出，接住了那半空落下的火蕊，移回灯油上！

灯又再燃起，渐渐地又变得明亮，明亮的灯光下，崔北海

看得很清楚，书斋中只有他一个人。

没有蛾，蚊蝇都没有一只，方才所见难道只是幻觉。

他伏身拾起了掉在地上的那一截灯罩。

灯罩上赫然有一个尖针般大小的洞孔，那个洞孔也正就在方才那只吸血蛾的吸管刺入的地方。

绝不是幻觉！崔北海全身都冰冷。

三月初二。午前，湖畔。

水如碧玉山如黛，湖畔则柳重烟深，春色浓如酒。

崔北海心头的忧愁却是比酒还浓，浓得化不开。

昨夜的事情犹有余悸，他走在柳烟中，脚步沉重。

眼前的景色虽然秀丽，他却是视若无睹。

他哪里还有这种心情。

今天他所以到这里来，只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杜笑天。

杜笑天是他的朋友，也是这个地方的副捕头，使得一手好刀，人亦聪明，先后曾经破过好几件棘手的案子。

有人说，如果杜笑天的背境有杨迅的一半优越，这个地方的总捕头就会是杜笑天而不是杨迅。

对于这些话杜笑天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他看来很满意副捕头这个职位。

现在他正走在崔北海身旁，那样子就仿佛已沉醉在山色柳烟湖光中。

他亦是专程为了欣赏这一带的风景而来。

因为他办完了一件案子，正要松弛一下紧张的心情。

崔北海走到他的身旁他才知道，他惊讶的望着崔北海。

在这里遇见崔北海实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清楚崔北海

的为人。

这里并不是崔北海这种喜欢享受的人来的地方，何况崔北海又是独自一个人？崔北海也在望着他，脸上神色非常特别。

杜笑天奇怪极了。

他还是笑笑，打了个招呼，道：“你也喜欢这个地方？”

崔北海目不转睛，说道：“不怎样喜欢。”

杜笑天笑道：“这就巧极了，我也实在想不到竟会在这种地方遇上了你。”

崔北海道：“我想得到。”

杜笑天一怔，道：“哦？”

崔北海道：“我到过你家，你家里的人告诉我你来了这里。”

杜笑天恍然道：“你到这里来，莫非就是为了我？”

崔北海颌首。

杜笑天诧异的问道：“什么事情找得我这么急？”

崔北海脚步一收，道：“的确有一件事情请教。”

他半身一转，又举起脚步，竟是向原路走回去。

杜笑天只有跟着。

崔北海一边走，一边又道：“我知道你足迹遍天下，见多识广，这件事这地方的人也许听都没有听说过，你却未必会全无印象。”

杜笑天忍不住问道：“到底是什么事？”

崔北海打了个寒噤，道：“你可知道吸血蛾这种东西？”

“吸血蛾？”

杜笑天又是一怔，道：“你是说生长在潇湘山野林间的那

种吸血蛾？”

崔北海喜道：“你果然知道。”

杜笑天笑道：“我本是来自潇湘。”

崔北海道：“这最好不过。”

杜笑天转问道：“你突然问起我那种东西干什么？”

崔北海不答反问：“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杜笑天压抑心中的诧异，回答道：“就是一种蛾。”

崔北海问道：“与一般的蛾完全一样？”

杜笑天道：“外形是一样，颜色却与众不同。”

崔北海问道：“是什么颜色？”

“青绿色。”

杜笑天道：“青绿得就像碧玉，眼却是红色，在它第二对翅之上，还有一对眼状的花纹，亦是鲜红如鲜血，眼纹的附近，更是布满了血红的血纹。”

崔北海道：“是不是因为吸咽了人兽的血，所以才变成那个样子？”

杜笑天摇头，道：“你也听说过那个传说？”

崔北海说道：“难道，就只是一种传说？”

杜笑天颌首笑道：“本来就是的。”

崔北海道：“如此岂会叫它们吸血蛾？”

杜笑天道：“就因为它们那对血红的眼睛，那对血红的眼纹，及分布在两翅之上血丝一样的纹理，无知的土人认为完全是由于它们吸血所致，给了它们这一个称呼。”

他一顿，接下去：“也并不只是吸血蛾一个名称，还有人叫它们做鬼面蛾。”

崔北海不觉点头，道：“从背后看来，那的确就是一张鬼